

热

吻

无痕

某歌舞团名舞蹈女演员

商海弄潮坎坷经历

男女情爱较量大裂变

四面受敌灵与肉的沉沦与觉醒

一个真实的故事

责任编辑：陈锡祥

封面设计：缪 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吻无痕/周淑兰, 宋忠明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2

ISBN 7-80015-810-1

I. 热... II. ①周...②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826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 68586781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大/32 印张: 15

字数: 350 千字 印数: 20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ISBN 7-80015-810-1 / I.177

热吻无痕

目 录

第一章 逃婚难逃玫瑰陷阱 1

一场奇异的婚礼：新郎是女子，新娘却是男人，假新郎逃婚跳槽，误入歧途；一张苛毒的漫画：美女头像加蝴蝶翅膀，名演员沦为广告小姐；唐莉刚入商海就在报社蒙羞受辱，又接到丈夫的追踪电话；广告部头单举在办公室设玫瑰陷阱，唐莉内忧外患，厄运缠身……

第二章 爱情是猫也是鼠 27

“广告大巫”单举求爱不成反生恨，包揽生意报复唐莉；唐莉被大款客户困在宾馆，进退两难；下岗工人唐铁拿孩子做赌注，“争当名人”的残酷训练，埋下祸端；用“身体写作”的护士李婉对外科大夫于晨垂涎欲滴；摄影记者夜半惊魂，面对潜入的神秘女郎惊慌失措……

第三章 是保护伞还是“克星” 53

宾馆发生凶杀案，唐莉巧借女尸赢得大腕记者于哲做“保护伞”；广告小姐巧遇骗子王治，二人斗智斗勇，针尖对麦芒胜负难分；单举买通服务员制造桃色绯闻，对唐莉落井下石；售票员刘玉接到匿名电话，得知未婚夫于哲另有所爱，妒火中烧……

第四章 野花加眼泪的“开心果” 75

唐莉用野花和眼泪拉到省保险公司巨额广告，却被单举下山摘桃劳而无功；林香草自作聪明脚踩两只船，新婚之夜陡起风波；白加一婚礼上横刀夺爱，点情歌向新郎发起挑战；刘玉被单举教唆成“火药桶”一触即发；于哲在新旧情人之间左右徘徊……

第五章 假面后的“甜蜜谋杀” 101

唐莉和单举斗法，得到一纸保证书却惹祸上身；奸商王治和还俗道人勾结，用算命术迷惑董事长金鸣，欲钓“大金龟”；单举用解聘威胁唐莉，已有婚约的于哲又设订婚宴，引起轩然大波；唐上游人小鬼大，设下陷阱，教唆同胞兄妹去“甜蜜自杀”……

第六章 无所不在的圈套 123

唐莉突发奇想把追求者当成小白鼠，用红唇招募自愿者建立“爱情实验室”，惹鬼上身；唐上游将弟妹诱上山坡，用“大埋活人”的游戏杀人，有惊有险；风流才子白加一对林香草当众馈赠信物，给外科医生设下珍珠圈套；奸商王治用巨额广告设钓饵，引唐莉上钩……

第七章 都是欲望惹的祸 147

唐莉欲改造王治让魔鬼变天使，却被情场老手“反实验”险象环生；刁钻古怪的白加一用李婉做“活广告”向林香草曲意传情，闹出笑话难以收场；林香草公开戴上情人的项链激将于晨，想讨爱情却弄巧成拙失去信任；唐铁寻找失踪儿女，小凶手编造谎言蒙混过关……

第八章 多情反被无情恼 169

白加一异想天开用半裸的李婉照片实施“换头术”，移花接木埋下祸端；唐莉被王治困在宾馆向于哲呼救，于哲搭救反被她迷惑，二人感情升温不知是福还是祸；唐上游臆造“黑衣人”残杀弟妹的故事，造成极大恐慌；单举借酒壮胆，夜半僵尸一样“吊”在门上，令唐莉魂飞魄散……

第九章 反目成仇的玫瑰之约 193

刘玉模仿智力测验，巧设考卷难为于哲，展开爱情保卫战；于晨把护士李婉做替身献在爱情的祭坛上，与情敌白加一一决高下；李婉沉溺情欲玩忽职守，推错病号酿成重大医疗事故；唐莉带于哲去滨海“虎口拔牙”却横生枝节，一对情侣反目成仇……

第十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215

唐莉带着于哲用“自卫绝招”攻关金鸣反被刁难，差点赔上情人又折兵；李婉以妻子身分探视坐监牢的外科医生，被林香草得知引起夫妻内战；于哲与客户逢场作戏被唐莉误会，一对克星再起冲突；于晨精心策划，利用职业特权越狱逃亡……

第十一章 难以偿还的“风流债” 237

于哲深夜接到奇异电话想补救爱情，却与唐莉失之交臂；刘玉设计以死抗争服下安眠药，却被刘母调包生死未卜；林香草探监，外科医生有难言之隐，却有口难辩，二人婚姻亮起红灯；白加一乘机“打劫爱情”，引起祸端再次失利……

第十二章 包藏祸心的爱情俘虏 259

唐莉把王治当成实验品，而“俘虏”暗藏祸心反戈一击；唐上游杀人阴谋败露被公安拘留，贪心人唐铁自食苦果；林香草与唐莉结成联盟，闯荡权力和金钱的险关，反被金鸣派出的“风流鬼”死缠烂打；白加一多情误事，被李婉当成赚钱工具，无奈铤而走险……

第十三章 一场游戏一场梦 283

单举用刘玉的结婚证明消遣唐莉，她受了打击晕倒入院；外科医生越狱成功，蓄胡明志意在击败情敌白加一；“假新娘”谷雨生寻到唐莉又接到更奇怪的爱情指令；白加一不愿当别人婚姻的“肥料”，凄然退出三角恋的游戏场……

第十四章 难以抵挡的诱惑 305

单举色心不死，偷配钥匙，唐莉再次被劫色，于哲“英雄救美”二人重温旧梦；金鸣约会唐莉被大雨阻在机场，倍受冷落，旧怨未解又添新仇；王治设计“借腹生子”，用20万巨款诱惑唐铁，胞妹唐莉命运堪忧；林香草为女友仗义直言，单身赴金鸣之约，吉凶难测……

第十五章 离奇古怪的“另类”幽默 333

王治和还俗道人密谋巧钓“金龟”，金董事长迷魂丧志成为俘虏；“伤心果”林香草与“开心果”唐莉联手再斗金鸣，不幸被“金王连环”攻破；“俏冤家”于哲感情天平倾向刘玉，唐莉情人变“小妾”心有不甘；于晨乔装送水工潜入情敌家中，白加一中计发生畸变……

第十六章 一出借腹生子的喜剧 357

金鸣用爱情两个字缠定林香草，巧破“两果联盟”；于哲追风捕影跟踪唐莉，误会加嫉妒进退两难；王治“绑架”唐铁逼唐莉以身相许，上演悲喜闹剧；痴情女张艳埋伏在幽会场所，“借躯还魂”为唐莉救场，友情出演的喜剧惊险迭出……

第十七章 悲欢难诉的浪漫之旅 379

唐莉从大青鱼找到证据，得知被哥哥出卖悲痛欲绝，决心自救再闯滨海去“淘金”；白加一携林香草踏上“浪漫之旅”，自酿苦酒难以下咽；唐莉拿着保险公司老总的“联络图”当尚方宝剑，酒厂攻关屡战屡败；林香草“改造”王治誓为唐莉报仇，上演的闹剧难以收场……

第十八章 与狼共舞的得与失 401

白加一惊见自己畸变成为女儿身，愤然作侦探抓住疑犯，李婉成为替罪羊；王治用子虚乌有的大项目引金鸣入瓮，骗子携巨款逃之夭夭；老色鬼单举用业务“百宝箱”引诱唐莉，广告小姐走投无路再次上当，与狼共舞……

第十九章 在刀尖上“蹦迪” 423

唐莉揭发单举打着《焦点访谈》幌子的广告骗局，竟被“美男计”捉弄；白加一终于捉到投毒凶手于晨，却投鼠忌器不敢起诉；林香草因痴情丈夫离婚不离家，左右为难；唐莉赴滨海教训王治反被逼婚，大编导使尽浑身解数难逃魔掌……

第二十章 跳出金钱的旋涡 445

刘玉事先买通“烧鸡刘”骚扰唐莉，又导演于哲巧遇，令她百口难辩；白加一的换头照片惹了祸，误伤李婉付出惨重代价；于晨用药加害白加一的真相大白，香草与之结束一场错位的婚姻；唐莉摸到福利大奖跳出金钱的旋涡，重返艺术舞台……

第一章 逃婚难逃玫瑰陷阱



唐莉进了门，在镜前摘掉大草帽，……欣赏自己。

1 北京干旱的初春。那些哑口的植物在这个季节，用花朵说出了它们压抑了一个冬天的心语。在这个少雨的季节，素有“千变魔女”雅称的女编剧唐莉上演了一出后现代风格的喜剧，让某歌舞团的同行们大开眼界之后，她又神秘地消失了，只给人们留下一个关于逃婚的惊愕而暧昧的话题。

那是一场特别的婚礼。歌舞团五层高的宿舍楼的顶层，布景非常通俗，和正常婚礼一样，单元门和楼道上都贴了大红双喜字。只有当彩车在楼前停下，走出一对新人时，人们才骚动喧哗起来：只见新郎是个女子，新娘却是一个男人。

穿着西装的“新郎”唐莉美貌异常：翘鼻子，大眼睛，明眸描绘得如云如烟，丰唇鲜艳欲滴，如一个大写的字母，唇边挂着讥讽的微笑，眼神纯真，表情诡异。她一贯的风格就像一个精心包装打扮的五彩谜团，让人饶有兴趣又百思不解。身披婚纱的“新娘”谷雨生长相平平，却十分儒雅。他紧紧挽住唐莉的手臂，向团长和一群红男绿女幸福地傻笑。人们围着这对怪异的“新人”起哄，宣泄着惊异和兴奋的情绪。谷团长吹胡子瞪眼地斥责道：“唐莉，你也太不像话了。平日里你怎么捣乱我不管，怎么连婚礼也这么胡闹？来了个乾坤大颠倒，你成了新郎，倒让雨生当了新娘？让别人看了，还以为咱们在演戏呢！”

唐莉甜蜜可爱地一笑，伶牙俐齿地回答：“团长，你光命令我结婚，可没说让谁当新娘吧？所以，我就让雨生当了。”她笑得更为光芒四射。

大提琴手挤眉弄眼地说：“团长，唐莉无法无天，还不是让你宠成这样的？”

谷团长展开他特有的愚蠢而慈爱的笑容，推卸责任：“唉，怎么能怪我呢？她爹娘死得早，把她托付给我，我怎么忍心对她管得太严？”

人们以为唐莉的恶作剧到此结束，拥着这对怪模怪样的新人拜天地，喝喜酒，闹得昏天黑地之后，从新房退场。喝大了舌头的老团长仿佛想起了什么，点戳着谷雨生说：“雨生，唐莉就交给你了，她要是再搞什么精灵古怪的事，你这做丈夫的，也要一起挨批评喽！”

唐莉马上接口道：“老团长，我告诉你吧，方才你喝的茅台酒是假的。谷雨生从小贩手里买的茅台酒瓶子，装的是‘红星二锅头’。”

团长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住了。脸涨红得像火炭：“什么，谷雨生？你就这样对待我这大媒人，是不是？”

谷雨生又急又怕，只好老实招供：“团长，请，请原谅，这可是唐莉的主意。她说就为了惩罚你这大媒人，才让你喝假酒。”

团长气得用手指着唐莉，足足指了三秒钟，却说不出一句话，最后一甩袖子一跺脚，用了个极其滑稽而夸张的动作，总算退出了这个一直让他尴尬的舞台，出了唐莉的门。喝了一肚子假茅台的众人自然也是神情沮丧，纷纷退场。假新娘谷雨生吓得七魂出窍，颠颠跑去拉团长，被团长推了个趔趄。他又伸手拦住众人解释，人们打着哈哈冷着脸从他身边溜走。一个喜气洋洋的婚礼，在这种气氛中结束，他欲哭无泪，傻站了片刻，才想起去找他的“新郎”，唐莉却像一股仙气一样消失得不见了踪影。

谷雨生还未明白灾难就要降临。他傻笑着跑进客厅，这里有二幅大照片，一幅是唐莉跳《天鹅湖》的优美剧照，饰天鹅的唐莉束腰短裙正翩翩起舞。正是她那优美的舞姿让谷雨生成为死心踏地的爱情奴隶。另一幅照片上的唐莉一身学生装束，依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前，扮成哲人状，一副深思的模样。上了戏校的唐莉更像一个魔术师让谷雨生爱得如醉如痴，晕头转向。

谷雨生掀动落地窗帘，又去大衣橱中寻找，最后跑到了卫生间。他以为唐莉一定躲在里面，不敢贸然开门，只在门外叫道：“莉莉，你又生气啦？唉，你让我当新娘，我就当新娘，你让我买假酒我就买假酒，对了，你是不是嫌我对老团长说了实话，你没面子了？好，就算是我的错，我给你学个鸡叫，你别生气了，好不好？”他在外面絮絮叨叨地赔礼道歉。他捏起鼻子，维妙维肖地学起了公鸡打鸣。叫完，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动静，见没有回应，又说：“那，我再学个狗叫。”他又学起了狗的叫声：一只大狗叫和一只小狗叫，声音非常滑稽可笑。

里面仍是鸦雀无声。他去推门，心中涌起不祥之感，跑到房间里找出钥匙，双手哆嗦着打开门，里面没有唐莉，他的笑容立时僵在了脸上。呆站片刻之后，他方醒过神来，慌乱地跑下楼梯。

此时，在高大的梧桐树掩映下，唐莉飞快地奔逃，不时惊恐地向后张望。她拦住一辆小车，一个中年人伸出头来。“小伙子，这不是出租车。”

唐莉气喘吁吁地说：“救救我，后面有坏人追我！您看不出我是女扮男装吗？”她魅力四射地一笑。

男人被她的笑容感染，也露出了笑脸，不过，是一张丑陋的笑脸。

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唐莉之后，为她打开了车门……



雨后初晴的一个早晨，华东沿海 S 省城一条宽阔的大道上，在绿色草坪与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之间，唐莉头戴一顶硕大的彩色草帽，掩住了半边身子和玫瑰一样漂亮的半边脸，只露出一只描绘得如烟如云的大眼睛和彩色字母一样神秘的丰唇。她身穿一件拖地的超肥超大花裙子，衬出纤纤细腰，像开屏的孔雀一样，招摇过市，吸引着路人的目光。

她的步伐已没有了逃婚时的慌乱，又恢复了天鹅舞般训练有素的轻盈，脚不点地般挪移在树荫下的花砖地上，坦然迎接众人的瞩目，像个骄傲的天鹅一般引颈而行。然而，一望见自己报社的大楼，她不由皱起眉头，放慢了脚步，因为这是她又爱又怕的地方。《中国经济开发报驻 S 省分社》的大牌子，就像那座雷锋塔，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此时，蜂巢一样多事的分社广告部办公室内，电风扇飞转，几个记者正嘻笑着，传看一张苛毒而有趣的漫画。这是女人头与蝙蝠身躯的奇异混合体。唐莉妖冶的面孔、翘鼻子、大眼睛和美丽而性感的丰唇，都画得十分夸张而有趣。

漫画传到一版老李手上，他嘿嘿笑着，挥笔写道：

“蝙蝠女郎！美丽的炸弹！！”

他用墨笔把蝙蝠女郎四个字描了又描。

三版的小王抢过去，在上面题道：

“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可怕有多可怕。”

小王兴奋地一拍手：“妙极啦！用蝙蝠女郎形容唐莉最恰当。她就是一只大蝙蝠，为了拉广告四处飞，浓妆艳抹，与一大群有权有钱的男人搅在一起，为了金钱不择手段。”

副刊的小周说：“不，我觉得她像魔术师的箱子，一个五光十色的谜团，能把手绢变成鸽子，能把纸牌变成彩球，让人眼花缭乱的，太美妙了，我怎么也说不清。”他的嘴角居然流下垂涎的口水。

小王油嘴滑舌地说：“唐莉的秘密武器是她的笑，那真叫‘致命的微笑’。”他边说边摹仿着，“她的眼皮往下一垂，嘴角往上一挑，半是遮掩半是挑逗，又含蓄又放肆，哪个男人一见，就让她的眼风给结果了。”小王做了一个中弹后仰的姿势，引来老记们的哄堂大笑。

周末版的小刘也来了精神，挑起更暧昧的话题：“听说她离过两次婚，和第三任丈夫还没离，就逃到报社来了。”

老李反驳道：“你听谁说的？她今年才二十五岁，哪来的时间结三次婚！”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小刘不服气地说：“是咱们部头亲口对我说的。”他对坐在一张报纸后边津津有味偷听的单举喊道：“头，我说得不错吧？”

分社社长兼广告部部长单举慢慢从报纸后露出脸来。这是一张典型的“农民伯伯”的面孔，肥脸、突嘴、秃顶，皱纹纵横，老气横秋，一对白大于黑的眼睛狡诈地转动着。

单举不自然地长叹一声，装出一付沉痛的模样，说道：“唉，都怪我心太软。那次上北京出差，她深夜女扮男装在大街上狂奔，拦住我的车子，说有人追杀她。我听了她讲自己父母双亡的身世，就把她聘到咱们报社，不想引来了祸水。她的年龄可能是虚报的，她们那些当演员的，拉拉面皮，做个美容术，一下子就能年轻十岁。”

老李摹仿单举的模样，长叹道：“唉，咱们头是追悔莫及呀！”众人又大笑起来。

漫画传到摄影记者于哲手上。他看着漫画皱起眉头，脸上现出一付复杂的表情。

身高一米八〇的于哲有一双童孩一样清澈明亮的眼睛，一张无邪无伪的面孔。肉枣一样饱满精致的双眼皮，单纯的眼神，圆乎乎肉鼓鼓的额头光洁细腻，直挺挺的鼻梁，略阔的俏嘴巴，整个人纯洁率真，英俊清新，让人赏心悦目。

他摆弄着一台摄影机，在往里面装胶片，一直沉默地听着人们的议论。此时，他接过漫画看了看，伸手拿来一支朱红画笔，沿着唐莉的脸和怪异的黑翅膀，画了一个大问号，给这张漫画勾出一个血红的轮廓。

老李怪声怪气地说：“这一笔加得好，这个女人的结局，一定与血有关。”

小王说：“唐莉真的是个问号，她放着歌舞团的女编剧不当，为什么跳槽到报社来作广告女郎？”

单举慢腾腾却充满恶意地说：“她本来就是芭蕾舞女，来当广告女是近亲结婚嘛。”

唐莉飞鸿掠影地走上报社大楼的台阶。她进了门，在大厅的镜子前摘下大草帽，站了片刻，欣赏着镜中的自己。即兴用手拉起长裙，飞快地旋了一个舞步，对镜子作了一个“唐莉式的微笑”——正如同事们形容的那样：浓密的长睫下垂，嘴角上挑，又妩媚又调皮，瞬间的眼风，迷人而致命，勾魂摄魄。她自得意满地离开镜子，走向敞着门的广告部，就听到老李亢奋的声音：“唐莉呀，也没什么秘诀，就是靠一张脸蛋儿，吃广告这碗花花饭。”

唐莉顿时脸色沉下来，手紧紧抓住大草帽，把它翻过来卷过去，不由得站在走廊里谛听。

她又听到于哲的声音：“头，我看是你工作分配不当。不如让她在家坐摊当编辑，免得给咱报社带来不好的影响。”

单举委屈地嚷嚷：“我分配不当？她就是冲着这广告来的，不让她干这一行，她怎么去展览自己的脸蛋儿？”

唐莉紧紧咬住下唇，竭力地克制着。

只听老李又说道：“对，唐莉的口头禅是‘卖脸不卖身’嘛！”人们不怀好意地哄笑起来。

唐莉再也听不下去了，一跺脚，旋风一样冲进房门。

谈兴正浓的人们一见唐莉进来，一下子都闭了嘴，装出埋头工作的样子。老李想把漫画藏起来，他伸手的动作，让唐莉的注意力转到那张画上。她走过去抢过漫画，竭力抑制着羞辱和愤怒，把漫画装进了手提包。她一转身便换成了动人的微笑，落落大方地站在地中央像在舞台上报幕一样，朗声说道：

“谢谢诸位，只说我卖脸，没说我卖身，已经是对我的褒扬了，我唐莉由衷地感谢大家嘴上留情。”

她笑眯眯地逐个打量着同事们尴尬的脸，又像在舞台上谢幕一样，仪态万方地深深鞠了一躬，姿态优雅地退出房间，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同事们鸦雀无声，个个面面相觑。单举扔下报纸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以后，你们说话注意一点，好不好？”

老李说：“咦，你不是也跟我们一起说了吗？”

单举有点窘：“要说嘛，也得小声点儿，关起门来说嘛。我是头，她万一出了事，我不好交代呀！”

人们哄笑起来。

热吻无痕

小王扮了个鬼脸：“咱们都上当了。头对唐莉是大爱若恨哪！”

于哲老老实实在地问：“爱？咱们头都 50 多了，唐莉才 25，这，这合适吗？”

老李鬼鬼祟祟地：“那才有戏看呢。”

人们再次笑得前仰后合。

唐莉依在走廊的墙上，泪水止不住地滚落下来。停了片刻她跑进了洗手间，用冷水冲去泪痕。她从手提包里拿出粉盒，在镜子前一边补妆，爱怜地用粉扑拍打着脸，一边自言自语：“唐莉，你已没有退路，也怪不得别人，挤进广告女这块黑面团里，就只能任人揉捏了。”

她不怪同事们，她的确是笑脸媚脸冷脸苦脸随时更换，靠这张脸皮谋生。

卖脸不卖身是她的原则，她的确是靠这张脸吃饭。所以，她不敢哭，哭会很快变老变丑的，连卖脸的资本都没有了。

唐莉小心地用棉棒沾去眼角的泪水，可泪水却越擦越多。

单举从办公桌前起身来到走廊，四处张望。他不知道唐莉跑到哪里去了，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他情绪烦躁地从后门出来，向报社后院的一幢玻璃人楼走去。这里是单身宿舍，他以为唐莉会像受伤的小兽一样跑回洞里。

唐莉一边化妆，一边自我解嘲：“要是早知道得靠姿色谋生，我不该去中央戏剧学院攻读戏文系，该去读商学院，出来就是个大经理大老板，就不用像现在这么惨喽，背着骂名，还两手空空。”

唐莉对着镜子做了个自我解嘲的鬼脸，放下眉笔，又拿起口红，继续自言自语。半年来，她一个人四处奔波，养成了这个习惯。“那我何不去从政，做个实权人物、父母官，吃一方俸禄，保一方平安？”

她反复打量着自己，用手按住镜面上那只俊俏的鼻子。“唐莉呀唐莉，你别胡思乱想了。你穷清高当不了商人，心太软又当不了官，多愁善感只能抡笔杆，你已没有退路，只好来当广告女。”

其实，唐莉来当广告女并不仅仅为了逃婚，更是为了自己那个脾气古怪的哥哥。她有难以言喻的隐衷。

唐莉刻意地在脸上涂抹着，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多年的演艺生涯，使

她惯于用化妆这种特别的形式控制自己的情绪。只要一上妆，她就仿佛变成了另一个角色，隐身在角色后面，多大的悲喜她都有勇气承担了。

她用暗蓝色眼影把上眼皮描得幽深朦胧，像两片暗记。分社编辑部的美术编辑、浪子白加一曾说：“莉莉，你的上眼皮是两块唐记招牌，就像酒店的幌子，人一看就醉三分。”可她心里明白，她要麻醉的首先是自己的灵魂。

她把唇涂成一种幽幽的玫瑰色，闪着魅惑的光泽，用的是另一个追求者黄金集团公司董事长金鸣从美国买回来送她的特别口红“热吻无痕”，十八个小时不退色。

她的唇型线条太直太硬，歌舞团里一个阅历不浅的老演员帮她化妆时顺口评介说“莉莉长了一付禁欲主义的薄唇”。她为此还专门查了字典，弄清了什么是禁欲主义。她也找到了一个弥补的办法，在上唇尖上用褐色眉笔描出两个小半圆，使红唇看起来像倒下的字母B。她在广告女的生涯中坚守着贞洁的防线，像一个印刷的字母一样不可更改。

唐莉画好妆故作平静地回到办公室坐在桌前，人们沉默着，不时偷偷鬼鬼祟祟地一笑。

单举从外边进来，看见唐莉才松了一口气。他望了望唐莉，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隔着桌子递给她。

这也是一张漫画。漫画上，于哲的头安在一个方方的“云烟”烟盒上傻笑。头发扎成古代武士的一束盘在头上。他伸出一只铁钳大手，和他握手的人一副痛苦相。漫画上面也有几行题字：

“于哲=于蛰。”

“极品烟”，我们的宝贝儿！

“生在现代古代武士，醒来吧！”

单举小声对唐莉解释：“大家没有恶意，都是开玩笑，他们也嘲笑于哲不合时宜，说他和人握手像钳子一样，让人受不了。”

唐莉没理单举，只是对于哲抛出致命的一笑。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大眼睛里泛出柔情的魅惑。于哲不好意思地别过脸去，正碰见单举不怀好意的目光。

单举干咳了一声，说道：“于哲，你今天去滨海采访黄金集团公司金鸣董事长，准备好了就走吧。”

于哲说：“我明天走。编辑部的林香草也去采访金鸣，我坐她们的小车方便。”

老李打趣道：“极品烟，和你未来的嫂子搭伴去呀？”

单举又说：“唐莉，你的120万广告任务现在还是个零。车马费倒报销了三千多，你得抓紧啦。咱们报社可是有合同，半年内不进广告费，等于自动解聘。”他幸灾乐祸地盯住唐莉。

唐莉冷冷地回击道：“单部长，承蒙你的关照，分给我的那一片全在山旮旯里，我总不能到农民的口袋里去掏广告费吧？”

单举有些尴尬地说：“地片不是你自己挑的吗？怎么现在来埋怨我？”

唐莉一笑，故作天真地说：“噢，单部长，你不是说那是你的老家，从镇长到村长都是你的朋友吗？”

单举被唐莉当众揭出此话，有些狼狈：“你，你不是往滨海市跑了好几趟了，那里是黄金宝地，怎么你也没拉到一分钱？”

唐莉负气地说：“我明天还去滨海，拉不到广告，不回报社。”

于哲听到此话，看了唐莉一眼，现出担心的神色。唐莉又抛过一个迷人的眼风，于哲心头一跳，连忙避开。单举把他俩的举止看在眼里，眼中现出嫉妒之色，把手中的水杯砰地一声放到桌上。

唐莉被吓得一哆嗦。

电话响。唐莉去接，拿起来却不响了。于哲说：“电话坏了，只能用免提。”

唐莉按下免提键。电话中传来哥哥唐铁急切地声音：“莉莉，你到底为什么在新婚之夜逃走呢？谷雨生都快急死了！”

唐莉吓得捂住话筒，回头看看同事，见他们全在津津有味地倾听。

她急切地说：“哥哥，你别说了，我们的电话坏了，我听不见。”

唐铁粗声说：“可我能听见你说话。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就行呵！”

唐莉急得回身给大家作揖：“拜托啦，诸位，我有点私事，请你们回避一下。”

于哲站起来走了出去，其他人却不动。

唐莉只好继续说话：“哥，我已经给足了雨生的面子，我不是按他的心愿把事情办了嘛！”

唐铁说：“莉莉，你别胡闹了。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回家来了？雨生说他爱你，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

唐莉急得要命：“哥，你千万别告诉他我在你家。”